附錄 上下

上 年譜 謚狀 吏禮曹啓 賜祭文三 上言

七狂圖跋 行狀 墓碣銘 誌文 祭文

下 輓詞 跋

天默集 三

天三

Carpentier

天默先生遺稿卷五　附錄上

年譜

乙酉 大明神宗顯皇帝萬曆十三年 宣祖昭敬大王十八年

四月十二日癸丑卯時乙卯 先生生于順天府桶泉里第 先生即我 太宗恭定大王第二子孝寧大君七代孫也故世籍全州曾祖承旨公爲叔父春城正後始居南原屯德里妣任氏臨撫出寓順天農墅因生先生所寓里有山名圭峰聳秀可愛先生有感於所生之地自號圭峰後或稱喚醒或稱天默盖先生晤訥故取諸義爲號

丙戌萬曆十四年 宣祖大王十九年 先生年二歲

丁亥萬曆十五年 宣祖大王二十年 先生年三歲

戊子萬曆十六年 宣祖大王二十一年 先生年四歲

己丑萬曆十七年 宣祖大王二十二年 先生年五歲

庚寅萬曆十八年 宣祖大王二十三年 先生年六歲

辛卯萬曆十九年 宣祖大王二十四年 先生年七歲

壬辰萬曆二十年 宣祖大王二十五年 先生年八歲 ○憂倭寇猝主奉家避亂安東

癸巳萬曆二十一年 宣祖大王二十六年 先生年九歲 ○時唐將見先生於逆旅中撫頂稱歎曰東方大人生矣云

甲午萬曆二十二年 宣祖大王二十七年 先生年十歲

乙未萬曆二十三年 宣祖大王二十八年 先生年十一歲

十年以後頗有遠大之志自知勤學聰敏强記一覽不忘雖學徒全集喧聒而獨處他所誦讀不

報寓

丙申萬曆二十四年 宣祖大王二十九年 先生年十二歲

丁酉萬曆二十五年 宣祖大王三十年 先生年十三歲 ○從活溪李先生大邑學 活溪先生卽先生從祖姑夫也先生從師受四書六經李先生尤精於易學先生受易最詳爲講學必窮源探本辨質無疑然後乃止李先生常歎曰此人必大成不止於擧子業而已也云

戊戌萬曆二十六年 宣祖大王三十一年 先生年十四歲

己亥萬曆二十七年 宣祖大王三十二年 先生年十五歲

庚子萬曆二十八年 宣祖大王三十三年 先生年十六歲

辛丑萬曆二十九年 宣祖大王三十四年 先生年十七歲

壬寅萬曆三十年宣祖大王三十五年先生年十八歲

癸卯萬曆三十一年宣祖大王三十六年先生年十九歲

甲辰萬曆三十二年宣祖大王三十七年先生年二十歲

聘善山林氏禮賓寺副正克立之女

乙巳萬曆三十三年宣祖大王三十八年先生年二十一歲

赴鄉解中進士初試

丙午萬曆三十四年宣祖大王三十九年先生年二十二歲

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宣祖大王四十年先生年二十三歲

四月子文獻生　赴鄉解中進士初試是後有東堂八格論賦策而歲月未考

戊申萬曆三十六年宣祖大王四十一年先生年二十四歲○二月戊午朔宣祖大王昇遐報至舉哀○五月庚子十五日丁先府君憂

己酉萬曆三十七年光海元年先生年二十五歲○正月女尹砥妻生○三月三日哭活溪李先生喪

庚戌萬曆三十八年光海二年先生年二十六歲○七月服闋

辛亥萬曆三十九年光海三年先生年二十七歲○七月女楊雲擧妻生

壬子萬曆四十年光海四年先生年二十八歲○春中司

馬初試 秋中進士會試三等第十名以秉筆俟玉音賦入格

癸丑萬曆四十一年光海五年先生年二十九歲 從師

沙溪金先生時光海政亂國事日非先生絶意舉業從沙溪先生專事經學嘗受家禮半月領誦無疑沙溪先生言人之敏學必稱先生焉自是往來質業殆無虛歲而學問之暇汲濫諸家至於理氣之書亦嘗留意多所領會焉月日皆未考似在此間

五月子文源生

時凶黨倡廢母論公與同榜宋致中等六人抗疏力斥時議見出喉院約同志六人永廢舉業放浪湖山號七狂時人高其義圖象行于世○尤菴宋先生嘗曰余於李夫每聞聖學之至論在政院論易理承旨尹知敬等每起拜其見重於師友若是也

甲寅萬曆四十二年 光海六年 先生年三十歲

乙卯萬曆四十三年 光海七年 先生年三十一歲○九月子文載生

丙辰萬曆四十四年 光海八年 先生年三十二歲

丁巳萬曆四十五年 光海九年 先生年三十三歲○十一月女吳添喜妻生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 光海十年 先生年三十四歲

己未萬曆四十七年 光海十一年 先生年三十五歲

庚申萬曆四十八年 光宗貞皇帝泰昌元年 光海十二年 先生年三十六歲

辛酉 章宗哲皇帝天啓元年光海十三年先生年三十

七歲

壬戌天啓二年光海十四年先生年三十八歲○正月子

文英生

癸亥天啓三年仁祖莊穆大王元年先生年三十九歲○三

月壬寅十二日仁祖大王反正卽大位

甲子天啓四年仁祖大王二年先生年四十歲

乙丑天啓五年仁祖大王三年先生年四十一歲○九月

登增廣別試丙科第四名對問悔殿策入格○同月子

文啓生

丙寅天啓六年 仁祖大王四年 先生年四十二歲

丁卯天啓七年 仁祖大王五年 先生年四十三歲 正月

虜騎犯邊 大駕幸江都 時先生以學諭在京與本道朝士佐郎吳暹檢閱金汝鈺通諭本道倡起義兵

戊辰 毅宗皇帝崇禎元年 仁祖大王六年 先生年四十四歲○二月孫男聖龍生○夏除成均館學錄階奉直郎轉授奉常寺奉事兼學錄旋兼學正尋以假注書 召對 經筵 時上方留意經學新豊張公維愚伏鄭公經世以先生學術高明一辭交稱 上即命參講問期三百璿璣玉衡註解及潮汐水之理因錯擧諸經疑義先生逐條剖析應對無礙 上虛心酬酢使之漸近御座既罷日已夕矣及退門外 上遣中

使問爾家世何如爾父爲何事對以臣即 太宗大王第二子孝寧大君七代孫臣父多病不仕云

是年論聖學源頭有擬上封事數千餘言○五月子文中生

己巳崇禎二年 仁祖大王七年 先生年四十五歲○正月

特授 世子侍講院說書以親病受由歸鄉○

二月承 召還朝○五月仍本職別加通德郎○

六月陞朝奉大夫 世子侍講院司書○十二月

拜禮曹佐郎

庚午崇禎三年 仁祖大王八年 先生年四十六歲○二月

拜司諫院正言旋授成均館典籍 時時議或疑先生之學專尚象數澤堂李先生詩以解之曰理氣除非象數通氣疑於理理疑空知君胷次明如鏡萬物都輸四光

中文曰綠詩方畝道體全蔡疇部易未爲 偏差言理數非真學從此金華之從賢○三月

還拜禮曹佐郞旋拜兵曹佐郞○六月陞兵曹正

郞○七月拜司憲府持平俄拜 世子侍講院文

學旋仍本職加朝散大夫○九月仍本職兼春秋

館記注官○十月拜成均館直講○十一月被選

知製 教自是凡除授例帶○十二月還拜司諫院正言

辭遞還鄕卽還授正言斯速上來○有旨爲親便

養陳疏乞郡

辛未崇禎四年仁祖大王九年先生年四十七歲○二月

除玉果縣監兼春秋館記事官尋加奉正大夫

三月赴任以勉德業禁過惡二條爲文諭民

七月令人林氏卒○同月喪丈揚雲峯妻○八月

哭沙溪先生喪服師服○十月會葬沙溪先生○十

一月喪女尹砥妻

壬申崇禎五年仁祖大王十年先生年四十八歲○八月

孫男聖虎生

癸酉崇禎六年仁祖大王十一年先生年四十九歲○七月

差東堂試官試士于靈巖○八月差監試試官試

士于沃溝考卷奉完以稅船致敗事罷職還家

甲戌崇禎七年仁祖大王十二年先生年五十歲○五月丁

母夫人任氏憂○九月孫男聖龜生

乙亥崇禎八年（仁祖大王十三年）先生年五十一歲 被選

弘文錄

丙子崇禎九年（仁祖大王十四年）先生年五十二歲○七月服闋○八月除 宗廟令不赴○十月陞通訓階仍拜弘文館副修撰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注官被 召入都上疏辭職（疏乞病深遞職且陳朱子封事中大本意務要義批曰省疏具悉深用嘉尙疏辭無非格言至論敢不體念而自勉哉且爾之才學實合此任宜勿控辭更加調理察職）○十二月胡騎猝迫都城 駕入南漢山城時先生以直玉堂變生倉卒自 闕

中隨 駕八城衣裝書冊所駄在後相失故先生
著述文字多遺失不錄差督戰御史遂日登城矢
石交集人或勸其必避先生叱斥曰臨危苟免非
臣子之職其人赧然曰凜凜之義令人竦服云矣
上箚論諸將逗遛之罪且陳守城及急擊之策斥
和之義而留中不下
丁丑崇禎十年 仁祖大王十五年 先生年五十三歲○二月
出城呈病遞職俄陞從撰無如故時江都守臣金
慶徵張紳李敏求等負國竄身以致 宗社淪沒
嬪宮王子俱陷兵塵而言官顧忌不敢直斥故

先生上劄請按律定罪 批下政院曰觀此劄辭
殊非前日下教之意此劄還出給是時先生對崔
相鳴吉極言汎海遣使奏聞 天朝以達今日事
勢危迫出於不得已之狀云崔相問今日急務何
先公曰朝廷無端縛送斥和三臣於北地當奏聞
皇朝執送主和一臣以謝其罪可爲急務矣崔
相默然無語崔承旨蘊聞之曰若非此人孰敢發
此言於崔相之前李○南漢日記司諫李命雄校
理尹集正言金慶餘修撰李尚馨請對尹集曰今
番凶悖也書亦鳴吉之罪也當君臣一意戰守也

曰何處得李裀許倜見利忘義先臣從君出華燁
動其言終見使臣捧其凶書而昨見答書非和也
乃降也但不稱臣而已鳴吉其忍製此文字耶寔
情之憤鬱都下之風聞無不慷慨功隳而人人不
能自遂皆委之三司三司太半闒茸之輩畏首畏
尾不敢出言國家雖亡而要得全身者皆於三司
則孰肯為 殿下一言哉崔鳴吉主和誤國之罪
擢髮難誅不知賊情則稱以不知可也賊到麻浦
尚稱斬無他意誇張賊勢故害戰守萬古天下安
有如此小人乎 上曰如此之言皆情外之言也

若日見欺則可也寧有誇張賊勢故畧國事之人也命雄曰此則尹集誤達矣萬古豈有二秦檜哉李尚馨曰先為戰守而觀勢講和則人心稍不憤欝而一向恃和無意戰守不幸如靖康之事人情以是為憤耳命雄曰賊也辭去之事臣則不為親見有一軍官來言之矣此則尹集誤達也到此地頭成和而入江都則豈不幸哉李尚馨所謂靖康之禍實臣之所大恐也尹集曰心雖不欲誤國置此人而欲為戰守則如臣之輩亦且不信況在外軍民乎若 殿下斷然有意於戰守則此人不可

不罪終未得蒙　允鎰曰草萊朝廷冢宰之任是
何等職耶請罪不得則當自伏辜臣等請均蒙其
罪李尚馨曰觀古史策謀國之道其事雖善不得
成則有罪今者鳴吉主和旣誤國事罪不可不施
也　上曰其心欲爲國緩禍而事機適誤亦不曾
以和而廢戰守也罪之而無害不罪而有害予亦
可知也其人在前慮有此患欲爲周旋而幾不及
事今番雖見欺前事則過於人矣况南門危迫之
日自請出去以留迫來之賊此亦貴事今番之事
雖誤豈可深罪之乎命雄曰然則臣請伏妄言之

罪○辭職不進 召牌例罷還鄉先生目見國事已非綱常墜地無意供世卽歸鄉里自是以後每有召命非迫於不得已則不肯出仕○六月還拜修撰兼如故被 召上狀辭以疾○七月還拜修撰兼如故被 召上疏辭且陳時務四條一曰立大本卽勉 君德精一克復之訓也二曰振大綱卽論遺君負國之臣苟逭刑章之失也三曰明大義卽遣使 皇朝覃恩亦和諸臣也四曰行六公卽公選將相廣求人才也○八月拜司憲府持平被 召上狀辭以疾又上密疏時胡勅又到支待浩繁請掃除浮文以節耗費批曰省疏具悉所陳之辭當令都監採用焉密運封下都監○十二月還

拜修撰兼如故 被 召登途以累遠恩命爲未安力疾赴召
戊寅崇禎十一年仁祖大王十六年先生年五十四歲
正月八都上疏辭 不許仍拜弘文館副校理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三月拜司憲府掌
令呈病受由還鄉上狀辭以疾○同月授禦侮將
軍行虎賁衛司直○四月復拜副修撰兼 經筵
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 經筵入番事緊斯速上
來有 旨上狀辭以疾○五月孫男聖鳳生○同
月喪長子文獻以系體服斬衰○七月復拜副校理兼如
故上狀辭以未葬亡子○八月又被 召上狀辭

以疾○十一月拜 世子侍講院輔德被 召入時昭顯世子在瀋邸有旨令以爾爲侍講都院輔德當赴 王世子陪從之列而陪從左被講院之官只有二人前頭事故不可逞度爾其斯速乘馹上來趁即入往云義不可辭故遂力疾赴 召以老病難行公論自發逓免遂承辭京輩摯眷大歸于湖南農墅每有 召命只朝服謝泣時對朱子書掩卷嘘唏特書西方美人之句於壁上而酒酣輒沉吟揮淚

己卯崇禎十二年仁祖大王十七年先生年五十五歲○正月拜司諫院司諫兼春秋館編修官○三月移拜弘文館校理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上疏應求言 旨時上以旱憂避殿求言先生疏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當今百度皆是虛文之中祭享兵政尤爲文具請 令誠實變通以爲敬天勤民之資仍乞病深遞職 批曰省

疏具悉深用嘉尚所陳奬瘼當令廟堂叅酌變通矣爾其勿辭調理察藏 呈病遞

還○四月授義興衛副司直○五月還拜掌令○

六月還拜司諫俄陞司憲府執義兼春秋館編修

官○七月復拜校理兼如故並上狀辭○十二月

修鄉約 先是本府士大夫鄉中凡百議論全不可否故無識之徒敗彦妄行習俗不古百弊俱生先生與崔右尹葕許青松恒一依光州奇高峰朴思菴之遺規修正鄉約而益做周禮鄉士鄉大夫設鄉長老有司其餘條目且做朱子增損呂氏舊例嚴立約束亦爲恒式 ○同月

還拜執義被 召登途 聞上候遠豫義不得辭力疾赴召

庚辰崇禎十三年 仁祖大王十八年 先生年五十六歲○正

月入都上疏辭 不許○二月還拜校理兼如故

俄拜司諫○三月拜司諫院司諫兼春秋館編修官 世子侍講院輔德俄拜校理兼如故旋授司直○四月遷拜校理兼如故○五月呈病遞職還鄉○七月還拜執義上状辭○九月授禦侮將軍龍驤衛副護軍○十月還拜校理兼如故上状辭以疾

辛巳崇禎十四年 仁祖大王十九年 先生年五十七歲○正月猝患中風 左邊癱瘓言語艱澁 ○二月還拜執義時病旣沉痼加朝服拖紳祗受 召命上状陳疏乞遞免○十二月孫男聖猶生

壬午崇禎十五年(仁祖大王二十年)先生年五十八歲

癸未崇禎十六年(仁祖大王二十一年)先生年五十九歲

甲申崇禎十七年(仁祖大王二十二年)先生年六十歲

乙酉崇禎十八年(仁祖大王二十三年)先生年六十一歲

三月還拜執義上狀辭以疾○同月戊申(二十六日)疾革(自疾篤至臨終精神言語少無昏錯)○四月丙辰(初四日)卯時終于晉橋私第(愚氓賤隸無不巷哭悲痛吏胥之會飲者一時皆罷)訃聞禮啓達賜賻如例○十二月葬于任實縣雲巖[illegible]卯坐酉向之原(時家甚窮患久殯至是克襄)

交崇禎二十年春撰家狀

先生第三子文載所撰而其後
有門人房參奉斗天所撰行狀

己丑崇禎二十二年 仁祖大王二十七年 夏竪碣石

愼獨齋金先生撰碣銘
同春堂宋先生書並篆

甲戌崇禎紀元後六十六年 肅宗大王二十年 春建書院于
南原蓼溪之西冬奉安位版于本院

在澗堂金先生並享春巖金先
生澹虛齋金先生其後追享

丁丑崇禎紀元後一百二十九年 英宗大王三十三年 十一
月初九日遣禮曹佐郎韓必壽致祭于墓○前歲
丙子因領議政李公天輔 筵達 特施布和臣
別 恩贈副提學遣官致祭之 命而至是施行

丙子崇禎紀元後一百八十九年（純祖大王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遣禮官淳昌郡守尹載僖致祭于墓

乙卯崇禎紀元後二百二十八年（哲宗大王六年）特加贈吏曹判書兩舘大提學　賜謚忠景憲國忘家曰忠布義行剛曰景○先是庚戌冬弘文提學尹定鉉撰謚狀

丙子崇禎紀元後二百四十九年（今上十三年）五月初六日遣禮官任實縣監金蘊淳致祭于墓

敎旨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行通訓大夫弘文館校理兼 世子侍講院輔德李尚馨 賜諡忠景公者 慮國忘家曰忠 布義行剛曰景

諡狀

上之元年秋全羅道儒生進士金鍾休等上言故校理 贈副提學臣李尚馨抗議於昏朝倡義於丁卯斥和於丙子斂跡山野沒齒自靖其節足以扶植人

紀早就有道慎思篤行其學足以師表後世請加
贈兩　賜諡以褒崇之　上可之特　贈吏曹判書
兩館大提學令弘文館議諡以聞公後孫豐淵屬定
鉉爲狀定鉉先祖忠簡忠貞與公同時斥和不獲終
辭謹按公字德充號天默齋系出國氏我　太宗大
王第二子曰孝寧大君諱補於公爲七世祖其後瑞
原君諱寀高林君諱薰茶山君諱璿孫三世襲封君曾祖諱
頊　贈承旨繼叔父春城正諱聃孫王考諱慶流考
諱昱以孝聞妣長興任氏大英女公八歲避兵嶺南
中國人見之曰大人也未冠從李活溪大邑受經書

發憤忘食餘力穿貫諸家及長見識超詣學無所不通
而尤深於易萬曆壬子中進士時兇黨倡廢 母議 公
與同榜宋致中等六人抗疏痛斥不見納遂廢舉業放
浪湖山號爲七狂時人高其義繪爲七狂之圖 仁廟
乙丑擢文科請業於沙溪金先生之門先生稱人之篤
學好問必以公爲首丁卯虜變 大駕幸江華公時在
湖南田舍慨然以金千鎰高敬命自期傳檄募義兵至
礪山聞和事已成而罷歸攝起居注張公維鄭公經世
咸薦公經學 上命參講詢以諸經疑義公應對如響
及退 上遣中貴人問其世閥屢拜侍講院說書文學

司書禮曹佐郎司諫院正言成均館典籍兵曹正郎司憲府持平而知製　教者凡再乞養出守　玉果縣丁母憂服闋拜弘文館副修撰丙子上疏言南宋之二百年扶持由胡銓一疏今日吉事諸臣不當斥絶使正氣摧沮也蓋爲洪忠正斥和諸公被譴而發也是冬　駕南漢爲督戰御史日夜巡城身當矢石人或勸其少避公正色斥之論諸將逗撓之罪請及虜兵未盛急擊之既出城劾金慶徵張紳李敏求之罪曰虜兵數寸以小船渡江而不發一矢先自逋逃使二百年　廟社一朝淪沒至於　嬪宮　王子俱陷於兵塵男婦老弱盡凡

於屠戮此土人之 廟社之罪人臣民之仇讎亟宜
按律不棄旋移疾南歸後拜修撰發持平封章陳夫
子閣曰昔儐皇華歸昔李時恩郭泉前後綱目特筆
書之故在夷狄之域而猶尚尊周之誠況我邦二百
年臣事 皇朝義則君臣恩則父子於虜其可忘乎
以大帝至此 皇朝貢路不可便絕願 殿下謝罪
天朝昇恩首臣亦哀痛於國內暴忠誠於天下使知
悠恒不得已之意則大義終不泯矣亦不幸得除持
理掌令皆不赴庚寅除翰林哲 旨赴瀋陽力疾入
都尋免為司諫校理又除春坊復以疾歸庚辰以執

義一夫　召是後入除皆不就有　旨命用加朝服
壽遂而已今年於秋先乙亘壽六十一有孝子任實
鍾山　以㕍丙子因領議政李公天輔言　贈副提
學配善山林氏禮賓寺副正堯立女先公下一年歿
癸巽公同原異塋六男三女男文獻文源掌樂正文
載系奉文英　贈吏議文啓進士文中山人尹礎吳
添喜系奉楊雲擧其婿也文獻四子聖希聖虎聖龍
聖鳳文源子聖元女持平崔致翁妻文載三子聖麟
聖真系奉聖元文英二子聖麒　贈吏參聖發男文啓
子聖憲女承旨尹弘鼎文中三子聖濟聖興聖淵曹

玄以下不能盡記而曾孫諮議願根都正傾正世其學公敦厚縝密不爲崖岸臨危處變確然有不可拔者及　朝廷與虜媾和憂憤激烈其與人書曰今是非倒置忘君負國之人皆免刑章而守蹈海之節者反被譽斥世道橫流誠可寒心又曰　廟堂無人羣策莫仰綱紀一隳萬目皆廢是後未知税駕之所
皇朝洪量縱無見責至今未有陳粲之擧不遑之徒因此藉口則將何以爲計嘗曰聖人作易不過使人欲誠善補過也陽一分長則陰一分消孔子到乾卦顔子到泰卦其論易也師友皆歎服在玉堂疏論聖

學立本之要曰北極者天之太極也崑崙者地之太
極也心者人之太極也北極居所而衆星不亂崑崙
爲主而山川有序人心不動而萬事自理此極一動
則天不天地不地人亦不能爲人大本一失達道何
由而行乎推演朱子封事以得人爲急務而要在於
君子小人爲不得人周官法度皆是虛文公論至於
治本末具擧盡於是矣十年屛居不復出病中惟覩
朱子書或掩卷歔欷臨卒誡子孫曰吾甚勿書丙子
以後官啣同春宋先生題其碑曰 皇明陪臣起理
李公尙馨之墓遂菴權先生記其墓曰[illegible][illegible]性理

踐履篤實淹貫諸書尤精易學寒水齋權先生序其
道文曰發爲文章措諸事業無非易也可謂名世通
儒陶菴李先生誌其幽堂曰孤城三版地裂天傾公
曰烏呼敢忘　大明言雖不行義則日星於虖諸先
正一字之褒可信於百世後之欲知公者徵於是足
矣竊嘗謂學問節義無二道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
善道篤信者必能守死者也善道者必能好學者也
江河之源放乎數百千里而不休天下之水皆宗之
以其發源遠而涵蓄多也故知之明則行之必至無
所資而能自立者未之有矣然自古爲言立論之士

者不顧身間出於一時慷慨未必皆積累之功也其
厚貌深衷高談性命而利害當前狼狽失據者或有
也其局故焉豈得於天者非人所增損而所謂學之
虛實有不可知歟公於斯道精探力踐資之深而守
之固其所樹立乃其蘊於中而發之者非襲而取之
也學問節義忠無二道於公爲益信矣余嘗聞丁丑
下城後崔鳴吉問於公曰當今急務何先公曰斥和
三臣無端縛送於虜庭當執主和一臣湊 皇朝而
謝罪此爲急務鳴吉默然無以應公之一言婉而直
簡而嚴雖彼理屈而亦不能怒即此而其涵養之功

深可見矣公以元祐之學術兼庚午之讜議後娶百
年上徽 天寵贈卿秩 賜美謚與桐溪八松諸君
子並耀千秋非直公之爲榮也我 聖朝崇儒奬節
繼述 先王之令典而有光於簡策者豈不盛矣哉

崇禎四庚戌仲冬

崇政大夫龍驤衛上護軍兼判義禁府事弘文館
提學知 實錄事尹定鉉撰

吏曹回啓

吏曹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觀此全羅道儒生進
士金鍾休等上言內辭緣則以爲道內 贈副提學

李尚馨其所樹立與當時斥和立慬諸臣本無異同
而當昏朝壬子凶黨倡議抗疏痛斥嚴譴自靖受業
於先正臣金長生之門潛心性理大爲所推當丁卯
虜亂傳檄倡義丙子扈 蹕躬冐矢石且其出城後
疏陳 皇朝貢路間使陳奏之意遂永辭京 輦大
歸湖南十年屛居不出戶外臨沒戒子孫書丙子前
職名此其平生出處也其學問節義固可以撑柱乎
窮宙矜式乎頹俗實非尋常一節之可比貞忠卓操
如彼其光明而尚未蒙崇 贈易名之典公議與情
愈久愈鬱亦爲白有卧乎所李尚馨也貞忠大節若

是其炳炳烺烺在 聖朝崇奬忠節之義似當施以加 贈之典是白乎矣係于 恩典臣曹不敢擅便上裁何如 啓依回啓施行爲良如敎 贈副提學李尚馨 贈吏判文衡例兼學問節義卓異加贈事承傳

吏曹再啓

贈副提學李尚馨既 贈正二品職之典矣 賜諡一款非臣曹所管令禮曹稟處何如 吏曹判書 李魯秉

禮曹回啓

禮曹啓目粘連啓下是白有亦觀此吏曹粘目則

贈副提學李尚馨旣 贈正二品職 賜諡一款令

禮曹 稟處亦爲白卧乎所李尚馨忠義卓犖學問

之純篤如彼炳烺旣施正卿之 贈則節惠之典自

是應行之事依例許施恐合事宜是白乎矣係干

恩典臣曹不敢擅便 上裁何如 啓依回啓施行

爲良如敎

上言

全羅道進士金鍾休等 哲宗庚戌八月二十七日

右謹 啓 臣矣身段 臣矣身 等伏以我聖朝立國

規模專以學問節義樹天綱而立人紀凡繫隱德遂

學忠臣烈士雖在久遠疎逖之地　朝家所以顯揚
表異者隨聞隨施無幽不彰八方以之興起名義以
之益尊蓋自　烈聖以來鼓舞振作導一世於比屋
可封之域者恒由是道猗歟盛哉竊伏念　仁廟丙
子抗讜言之士全節之臣磊落相望莫不被前後褒
旌之　恩而若乃故校理　贈副提學臣李尚馨則
其所樹立與當時斥和立慬諸臣出處俱關消長心
跡本無異同而　加贈節惠之典獨後於諸臣不特
公議之愈久愈鬱其在　聖世之道實爲欠缺是白
如乎臣矣身等猥援不避猥越冒萬死齊聲仰籲於

法駕之前爲自去年尚督即孝寧大君補七代
孫也當昏朝壬子中司馬時凶黨倡廢倫之議者
與同榜宋致中等六人抗疏痛斥見黜唯院遂約六
人嚴畢自請以七狂爲號時人慕其義至今相傳有
七狂圖既而受業於先正臣文元公金長生之門潛
心性理大爲先正所推詡逮夫　仁廟改玉始擢文
科筵臣鄭經世張維等咸薦其學術高明自　上時
詢朞三百及璿璣註以剖析明白仍　命帶假注書
同參　經筵盖異數也丁卯虜亂　大駕去邠尚督
時在湖南田舍慨然以金千鎰高敬命自期傳檄倡

義提兵至礪山聞和事已成即北向西拜罷兵南歸其檄文具載遺集辭氣凛烈讀之尚令人髮竪及丙子搆釁尚馨以修撰上斥和疏明大義贊大計以爲南宋之百年扶持專由胡銓一疏今日言事諸臣不當斥絶摧沮使正氣掃地也蓋爲洪翼漢等被譴而發此言也是冬扈 駕南漢兼督戰御史日夜巡城躬冒雨雪出入矢石人或勸其少避尚馨輒大叱曰臨危苟免非臣子之職其在圍中論諸將逗遛之罪請城守備禦之策每一陳劃擧朝動色旣出城首發江都守臣金慶徵都元帥金自點等按律之 啓遠

迺稍有生氣且其出城後第三疏卽尚馨之始終大節而其略曰我國二百年臣事 皇朝義雖君臣恩猶父子不幸結怨强隣力屈講媾而 皇朝貢路有不可便絶且古人亦有兩事之例顧此窮天地亘萬古而不可滅者豈忍一朝昧昧如是乎伏願間使陳奏謝罪天子示哀痛於國内暴忠誠於天下使知慘怛不得已之意則雖或兩事大義不泯矣至於歸咎斥和寘逐臺臣反加以誤國之罪則是 殿下眞以前日斥和爲非而以今日屈服爲是也國是顚錯恐終爲天下後世所笑也此疏後尚馨遂永辭 京第

大歸湖南無有 召命輒朝服滂泣連 除玉堂兩
司及春坊皆不就惟專心用力於朱子書一部以終
其身常捲卷歔欷曰陽一分長則陰一分消天理人
欲互相爲消長甚可懼也凡十年屏居足不出戶外
臨沒戒子孫曰吾墓書丙子前職名此其平生出處
也先正臣文敬公金集爲之銘其碣先正臣文正公
宋浚吉爲之書其前面曰 皇朝陪臣弘文校理李
尚馨之墓若其學問造詣則金集碣文有曰窮探性
理踐履篤實淹貫諸書尤精易學先正臣文純公權
尚夏序其遺集有曰出入於文元之門學術精博六

而天地陰陽造化之原小而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往
一國倉為己家計以故發為文章措諸事業無非易
也跡此以言古人所謂名世通儒者非耶先正臣文
正公李綽誌其墓曰孤城三版地裂天傾公曰於戲
敢忘 大明徽公一言噫吾其我言雖不行義則日
星今此諸先正贊揚發揮之言句句是學問宗淵源
字字是節義上鋪張固可以撐柱乎寰宙於式乎頹
俗而外此片言隻字之昭載於政院日記尊周錄家
乘野史及諸家文集者不啻炳炳烺烺塗人耳目向
所謂樹天綱而立人紀者正亦此等人耳粤在 英

廟丙子因領議政臣李天輔筵奏特 命用三學士
枤贈之例 贈副提學仍又遣官 賜祭其文畧曰
依歸先正遂易劬禮紫陽微言潛菴正氣俯讀仰歎
山榛濕苓左海清士 皇朝遺民且於 純宗丙子
遣官賜祭其文略曰癸丑一疏千古亘肇明彝扶
倫悳貞凜慄從師先正易禮學術繹褐橫經 改玉
之日隆虞踰華通班進秩丁卯馳檄丙子謏 蹕尊
攘大義歷論得失胡銓同歸齊連並匹烈烈談鋒爲
時忌嫉泣誦榛苓衷赤可質忠塊感泣於九幽士林
欽誦推四選哀榮可謂備矣第 臣矣身 等竊有所區

區至願如李尙馨之貞忠卓操有非尋常一節之可
比而其督郭抗疏無愧於鄭蘊諸人丁卯倡義無愧
於安邦俊諸人丙子斥和無愧於洪翼漢諸人終焉
不忘大義陳券 皇朝之疏又與先正臣文正公金
尙憲之疏不謀同辭至於歛跡山野萬折必東出處
進退如被其光明此莫非學問道義爲其根基則誠
宜以斥和三臣已施之典同施於尙馨加其 貤秩
易以美 諡用荅一世之輿情用植千古之綱常而
只緣年代寖邈遐鄉闕典無由 上徹此臣矣身等
所以不能不聚首顒望於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也

臣矣身等玆敢走伏 蹕路以暴衷懇伏乞 天地
父母俯察 贈副提學李尚馨三蹤庶和一生尊周
之苦心大節亟 命有司優之以崇品之 贈易名
之典使公議鬱而始伸潛光之而益顯則其爲 聖
德之光斯文之幸當復如何事伏蒙 天恩爲白良
結望良爲白去矣詮次 善啓向教是事望良白內
卧乎事是亦在謹 啓 入啓都承旨徐英淳
英廟丙子十一月十六日大臣備局諸臣入侍時
上曰今十二月二十五日卽我 崇禎皇帝聖諱
日也望拜禮豈可不爲尊心庸愴感況今年乎領

相李天輔曰 聖教誠然矣際此誠明之世丙子
斥和諸臣 贈諡賜祭之擧寔出於褒忠奬節之
聖意而其中故校理李尚馨斥和一事無異於
致祭諸臣而以其叔孫之零替流落世無知者獨
自漏落誠爲欠典特爲依他例 贈職致祭實合
事宜敢達 上曰李尚馨一依三學士例 贈職
致祭 出堂后日記

賜祭文 英廟丁丑十一月初九日

國王遣臣禮曹佐郎韓必壽 諭祭于贈副提學李
尚馨之靈粤在丙子冠屨倒置 廟謨惟[illegible]

和字不有貞士孰扶彝紀風雨鷄鳴若而人已至
哉　孝寧克有賢裔依歸先正遂易勅禮絅源有
自堅寶蔚藹金墉之世尺䟽慷慨感之金華　跋
王之後殫誠啓沃丁茲陽九北唱耽耽舉朝恬嬉
洋洋東海齊士蹈之魚日帝秦我則尊周度手以
扶義揭陽秋然陽徵言潜庵正氣淵中血忱力能
時諱遠邑鄙　狩三阪濱危馳驪匝野矢石環墠
繡衣鞬箙雨雪督師厲氣援枹惆夫汗顏九死靡
悔義膽忠肝　行朝動色正論排雲禍亂甫定綱
紀恩振秉戎而債宜棘之薦帥有曳甲律合舋鼓

三尺至嚴巨室寧顧風霜白簡星日丹衷漢沔之
思洋溢囊封謄彼中州萬折朝宗君臣父子恩義
詎忘讜言難容浩然歸裝報勒之券名獨漏焉再
著朝衣臣分當然箕有朱書俯讀仰歎山樵陽苓
惻愴纏綿身雖坎止心與道亨左瀣清士　皇朝
遺眠西懷一念十年靡懈皦然潔已荷蕙初製追
其大歸鰲有詒命　崇禎官御大書輝映天星再
周桑海興悲緬懷忠貞聿舉褒貤雲仍流落史牒
散佚樹風之典今舉其闕仟官薦苾庶其歆格

賜祭文　純祖丙子十一月十五日

國王遣臣漳昌郡守尹載信 致祭于 贈副提學
李尙馨之靈粵昔盛際俊乂輩出文學節義疇亮
雍一孝寧之家今裔繼述德門餘慶 聖代賢衛
癸丑一疏千古直筆明發扶倫忠貞稟標遺落世
事江湖隱逸從師先正易禮學術士望藹蔚瑞旭
祥靄繕禍橫經改玉之日隆慶踰華通班進秩時
値震業北虞漸溢丁卯馳檄丙子護蹕尊攘大義
歷論得失胡銓同歸齊連並匹烈烈談鋒爲時忌
嫉泣誦樓岑裒赤可質 英廟褒贈論祭備悉星
霜四周遇茲歲聿予庸致侑靡歆芬苾

致祭時禮曹関 丙子八月二十一日到付

禮曹爲相考事節 啓下教今四月二十五日備邊司啓曰 英廟丙子致侑於殉節諸臣蓋出於曠感之盛意今又舊甲重回宜有追述之道故向筵以忠烈祠顯節及文正公尹煌永忠愍公林慶業墓道官致祭之意陳達蒙 允而追聞外此諸臣尚多見漏云依 英廟丙子致侑之例一體舉行兩祠外外邑則禮官下去廚傳有弊以地方官及道內守令推移塡差香祝則定曹吏賫傳之意分付該曹該道何如傳曰 允事 批下教是置 批下內辭意奉審

賜祭文 今上丙子五月六日

國王遣臣任實縣監金蘊淳致祭于忠景李尚馨之
靈曰粤在盛會有若忠景文學闡明節義朗炳潢流
溉根出自孝寧餘慶繼述扶植典型歲在昭陽赤忱
奮若千古一蹴凜徽霜劈色鴻斯舉盟鷗諾尋從師
先正禮園易林士氣有蔚遺芳旭卉時值改玉釋褐
視阮華袞隆慶簪筆邇班北虜告警志士下涕馳檄
謹譯丁丙之間尊周大義帝秦深恥異何能國不有
君子齊達來銓作我匹休乾爭一隅狀覩千秋有先
檀箕芳美襟苓 英廟褒馳凡幾周星 崇禎四元

遇茲歲聿予庸致侑庶歆芬苾

致祭時禮曹閔

禮曹爲相考事節 啓下教今四月十五日備邊司
啓曰 純祖丙子致侑於所祀諸臣有感於曠世之
盛典舊甲重回宜有追述之道故向達忠烈顯節祠
致祭之意 啓聞蒙 允而外他亦多致侑依 純
祖丙子賜祭儀一體舉行遐邑則禮官有弊使該道
守令推移塡差執事官香祝則定曹吏齎傳之意分
付該曹何如 傳曰 允事 批下教是置 批下
内辭意奉審忠景李尚馨祀孫居在南原府今番致

祭祗受日字探問本家詳細報來爲祢若親盡理主則致祭當行於墳墓墳山所在邑亦爲一體探問報來該邑良中并只知委施行爲乎矣到付時日爲先回移宜當事

上言 英廟丙子

全羅道儒生進士臣許茂等右謹 啓臣矣身段臣矣身等伏以我 聖朝立國規模尊以學問節義對天綱而立人紀凡係隱德儒學忠臣烈士雖在久遠蹤迹之地 朝家聊以顯揚表異之者隨聞隨施無幽不彰八方以之興起名義以之益尊蓋自 列聖

以来鼓舞振作導一世於比屋可封之治者恒由是
道猗歟盛矣竊伏念 仁廟丙子年間讜言之士全
節之臣磊落相望莫不被前後褒旌之 恩而若乃
故校理 贈副提學臣李尚馨則其所樹立與當時
斥和立慬諸臣出處俱関諒長心跡本無異同加
贈節恵之典獨後於諸臣不特公議也愈久愈鬱其
在 聖世樹風之道實為欠缺是白如乎臣矣身等
茲敢不避猥越冒萬死齊聲仰籲於 法駕之前為
白去乎尚馨即孝寧大君補七代孫也當昏朝壬子
中司馬時凶黨倡斁倫之議尚馨與同榜呆致中等

六人抗疏痛斥見黜喉院遂約六人廢舉自靖以七狂爲號時人慕其義至今相傳有七狂圖旣而受業先正臣金長生之門潛心性理大爲先正所推詡逮夫 仁廟改玉始擢文科筵臣鄭經世張維等咸薦其學術高明自 上特詢朞三百及璿璣註以剖析明白仍 命帶假註書同參 講筵益異數也丁卯虜難 大駕去邠尚馨時在湖南田舍慨然以金千鎰高敬命自期傳檄倡義提兵至礪山聞和事已成卽北向四拜罷兵南歸其檄文具載遺集辭氣凜烈讀之令人髮竪及丙子搆虜尚馨以修撰上斥和疏

明大義贊大計以為南宋之百年扶持專由胡銓一疏今日言事諸臣不當斥絶摧沮使正氣掃地也益為洪翼漢吳達濟等被　譴而發此言也是冬扈蹕南漢差督戰御使日夜巡城躬冒雨雪出入矢石人或勸其少避尚馨輒大叱曰臨危苟免非臣子之職其在圍中論諸將逗遛之罪講城守備禦之策每一陳剴擧朝動色旣出城首發江都守臣金慶徵都元帥金自點等按律之　啓遠近稍有生氣時新經大亂國論委靡主和大臣問尚馨曰今日急務當以何事為先尚馨答曰斥和萬世之大義也主和一時

之權道也斥和之臣旣縛送於北地則主和之臣亦
嘗執獻於　皇朝此最爲今日急務大臣黙然無語
觀此一語其忠憤正直之氣千載之下有可以想見
者矣且其出城後第三疏即尚膋之始終大節而其
略曰我國二百年臣事　皇朝義雖君臣恩猶父子
不幸結怨強隣力屈講媾而　皇朝貢路有不可便
絶且古人亦有兩事之例顧此窮天地亘萬古而不
可滅者豈忍一朝昧昧如是乎伏願間使陳奏謝罪
天子亦哀痛於國内暴誠忠於天下使知慘怛不
得已之意則雖或兩事大義不泯矣至於歸咎斥和

竄逐臺臣反加以誤國之罪則是 殿下真以前日
斥和爲非而以今日屈服爲是也國是顚錯恐終爲
天下後世所笑也此疏後尚馨永辭京 輦大歸湖
南每有 召命輒朝服涕泣連 除玉堂兩司及春
坊皆不就惟專心用力於朱子書一部以終其身常
揜卷歎欷曰陽一分長則陰一分消天理人欲互相
消長甚可懼也凡十年屏居足不出戶外臨沒戒子
孫曰吾墓必書丙子前職名此其平生出處也先正
臣文敬公金集爲之銘其碣先正臣文正公宋浚吉
爲之書其前面曰 皇明陪臣弘文校理李尚馨之

基於是乎鄉邦士友相與建祠於南原之蓼溪略寓景仰之私名之曰蓼溪祠若其學問造詣則金集碣文有曰旁探性理踐履篤實洽貫諸書尤精易學先正臣文純公權尙夏序其遺集有曰出入於文元之門學術精博大而天地陰陽造化之原小而日用事物當然之理作一囷倉爲己家計以放發爲文章措諸事業無非易也跡此以言古人所謂名世通儒者非耶先正臣文正公李縡誌其墓曰孤城三版地裂天傾公曰於戲敢忘 大明徵公一言噫吾其拔言雖不行義則日星今此諸先正贊揚發輝之言句句

是學問中淵源字字是節義上鋪張固可以撑柱乎
竆宙稔式手頹俗而外此片言隻字之昭載於政院
日記尊周錄家乘野史及諸家文集者不啻炳炳烺
烺塗人耳目向所謂樹天綱而立人紀者正在此等
人耳㝷在 英廟丙子因領議政臣李天輔達奏特
命用三學士初贈例 贈副提學仍又 遣官
賜祭其文畧曰依歸先正還易舠禮紫陽徽言潛菴
正氣俯讀仰歎山榛濕苓左海清士 皇朝遺恨我
聖祖崇報之至意蓋寓百世風泉之餘思而忠魂
感泣於九幽士林欽誦於四選袞榮可謂備矣第 臣

矣身等竊有所區區至願如李尚馨之貞忠卓操有非尋常一節之可比而其昏朝抗疏無愧於鄭蘊諸人丁卯倡義無愧於安邦俊諸人丙子斥和無愧於洪翼漢諸人終焉不忘大義陳奏 皇朝之疏又與先正臣文正公金尚憲之疏不謀同辭至於歛跡山野寓析必東出處進退如彼其光明此莫非學問道義爲其根基則誠宜以斥和三臣已施之典同施於尚馨加其 贈秩易以美謚用答一世之輿情用植千古之綱常而只緣子孫零替年代寖邈遐鄉闕典無由 上徹此臣矣身等所以不能不聚首顒望於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也臣等兹敢走伏蹕
路一暴衷懇伏乞 天地父母俯察 贈副提學李
尚馨三疏斥和一生尊周之苦心大節亟 命有司
優之以崇品之 贈易名之典使公議欝而始伸潛
光久而益顯則其爲 聖德之光斯文之幸當復何
如事伏蒙 天恩爲白良結望良爲去乎詮次善
啓向教是事望良白內卧乎事是亦在謹 啓

七狂圖跋

余讀天默遺稿而有感也盖當 仁廟盛除山林宿
儒縉紳名流咸聚朝廷于斯時公起自南方侍講經

惺而朝廷之士無不以學問節行引重公則公之賢
何如耶天默公六世孫錫疇示予以七狂圖即公與
月峯金公大立悟無齋金公應賁臺巖宋公敍中浮休
齋金公堪蘭谷宋公民古寬山李公遵會于泰仁古
縣坐白石藉青松爲流觴之飲者也六公皆以湖南
文翰行誼志操有名於鄉里蓋皆湖南之望也往歲
余獲罪于 朝因棘于海島三年然後歸其歸也路
由泰仁恨不得歷登斯亭盤桓於巖川竹林之間以
撫遺跡高風噫天默公姓李諱尚馨
憲宗十三年己酉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

政兼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
大提學前成均館事奎章閣提學清風金鍾秀書
中行之士尚矣如不得則聖人猶思其狂者亦豈易
言乎哉夫曾點牧皮琴張之流即聖人所稱狂者或
有浴沂之圖而所寫惟春服冠童而已顧乃數子為
何狀也自古草澤隱倫高尚其蹈者亦何限而鮮有
丹青所傳豈其平生恢詭晦跡韜光欲并其形骸而
泯昧故歟若湖南七君子即世家華胄而天默李公
以至署名流標望尤別與五人皆嘗仕於朝獨李松
隱止於老布衣出處顯晦之跡未必相同然敦倫守

義其歸則一也觀其臭味相合道義砥礪未嘗或耕於吾儒繩墨要皆法門之遺莊士之倫而乃自諱爲七狂者何哉誦其書論其世不知其人可乎前有昏朝倫常之變後値普天腥羶之運携手同隱甘自放於漁樵幽閒之鄉長歌痛哭以寓不平之氣終身窮阨無所怨悔其托意愈高而貶身愈辱矣以是存天下之大防扶天下之大義若此者其狂眞不可及也彼接輿之徒不過避世獨行惡之與擬也哉天默後孫錫疇甫示余詩山畫障子畫出於宋蘭谷蘭谷在當時七狂中以三絶稱者也此一幅今二百年矣而

復得墨妙不渝其蹟如新若鬼護而神相者不亦奇乎溪山亭臺之勝杖屨琴樽之樂恍若可接於摩挲之際嗚呼悠矣謹盥手而題之

歲戊申仲冬 通政大夫承政院右副承旨延安李敏輔跋

行狀

先生諱尚馨字德先號天默齋繼出國氏 太宗恭
定大王第二子孝寧大君諱補七代孫也瑞原君諱
寀高林君諱薰春城正諱聃孫嗣子諱渾 贈承旨
伯父崧山君諱礦孫第三子也生諱慶流於先生爲
王考也考諱昱天性至孝居喪哀戚過禮及其葬也
親自負土至於成墳而後已見者皆知其爲孝子妣
長興任氏士人大英之女麗朝真敬公懿之後也先
生幼聰明端重儼然如成人模樣年甫八歲唐人見
而異之進之前摩撫移時稱歎曰大人生東方矣十

歲以後頗有遠大之志讀書爲文亦不尋常也十三
從活溪李先生大邑受四書六經從容潛玩有會於
心盡得其所傳之奥活溪公常稱曰此人必大成矣
及長慷慨篤志至於忘食以涵養本源爲進德之基
以窮探性理爲修業之根俯讀仰思日就月將見識
高明而猶不自滿踐履眞實而亦不自是故平居少
無懈怠之容而接人益有謙遜之意無書不讀讀之
無不貫通而尤精於易學是故平生所以隨時處義
者皆從進退消長變易中來也二十四遭外憂二十
六卒喪明年壬子守司馬自廢朝傷倫之後絶不做

舉于鄉乙丑登第即天啓五年我 仁廟即位之三
年也外雖變更而內加省養未嘗以仕宦爲念惟以
講學爲己任其時沙溪文元金先生承程朱之學於
栗谷李先生而先生出入其門下嘗受家禮半月能
心惟而口誦無一字疑悔處沙溪先生言人之敏學
必先獨先生矣自是之後面講書請益無虛歲教訓
之篤服膺之誠各發於酬酢之間拳拳勤勤則其函
丈問相得蓋非偶然也戊辰以成均館學錄轉爲奉
常寺奉事尋爲假注書入侍 經筵時 上方留意
儒學訪問賢良谿谷張維愚伏鄭經世咸口而薦曰

當今理學李某爲首 上即命參講問以尚書朞三百璿璣玉衡註及潮汐之理因錯擧他經疑義先生隨問響荅剖析無難 上色悅之旣退遣中使追問其世閥與父業如何此皆無前異數一時榮之厥後備望雖居末必受點知 上有眷注之意也己巳正月拜侍講院說書五月陞司書俄移禮曹佐郞庚午拜司諫院正言遞爲典籍歷兵曹佐郞正郞轉司憲府持平遷文學兼春秋館記注官由文學再爲正言知製 教辛未便養陳乞出監玉果尋遞甲戌丁內艱既免喪即拜弘文館副修撰丙子胡亂扈 駕於

南漢差督戰御史逐日登坐於矢石紛交之地而無
驚懼之色人或勸其少避先生正色言曰臨危苟免
非臣子之道也其人慚然曰凜凜節義使人竪髮矣
丁丑陞除修撰辭職又拜修撰辭職俄拜持平辭職
戊寅除副校理辭職拜　世子侍講院輔德有　旨
即赴瀋陽遂力病赴　召朝廷閔其老病遞免己卯
授司諫校理累轉兩司玉堂常兼春坊任庚辰又以
執義　赴召即還鄉病深累承　召未赴辛巳猝痿
痺沈痼於歲再除執義終不得進每有　命只朝服
加身而感泣矣副修撰時辭職疏略曰當今國事十

分艱危內而朝議乖離外而兵政虛疎強敵鴟張曰
甚一日十年之內再犯大都天地之大變古今之所
罕有也本根受病枝葉先悴當此之時雖使良平運
籌亦無全策如臣疎迂豈識時務但以得於古人者
爲 聖明獻焉宋臣朱熹以三代下命世之才當金
虜亂華之日感孝宗不世之遇推明六經之精蘊揣
量天下之事機合爲一疏言約意盡戊申封事是已
澄本出治之源內修外攘之策皆在其中而首言大
本次及急務六條句句藥石炳如日星不容臣之贅
談臣但就大本中推演朱子之餘意又就急務中以

得人爲行六條之斷案焉所謂大本在一人之心夫心者受天地廣大高明之體而爲一身之太極萬化之原萬事之本也太極者何一理而已一故不動二則已動矣易大傳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先儒釋之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感而遂通者心之用人莫不有是心而私欲交亂不能主一故失其太極之本體聖人則私欲淨盡一理爲主故靜亦靜動亦靜而誠立明通太極圖說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是也三才各有太極北極者天之太極也崑崙者地之太極也心者人之

太極也北極居所而衆星不亂崑崙爲主而山川有序人心不動而萬事可理三才未分之前其初一太極也此極一動則天不天地不地而人亦不能爲人大本既失達道何由而行乎精一執中堯舜之所以立此本也建中建極三王之所以立此本也孔孟之所以不動不惑亦所以立此本而曾思之所謂格致誠正戒謹恐懼皆立此本之功程也此本既立則明誠兩至仁智兼盡矣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程子曰一者誠之謂主一者敬之謂欲至於誠必先於敬齋安蠖濩而益存省察幽獨得肆而益功戒懼主敬之

功久而不懈則私欲退聽至道自凝一疵不存萬理明盡此所謂閑邪誠自存克己禮自復大本由是而立達道由是而行至明足以真知至到足以實踐矣所謂急務雖有六條推而行之皆在得人苟不得人則官法度皆是虛文得人之要只在辨君子小人而已云云南漢危　駕時獻急擊勿失之策累數百言又於出城後江都三臣之罪言官皆置之不論獨憤惋上劄略曰伏以刑賞者所以懲勸人臣維持國綱之具也刑賞失其中則雖在平時尚無以爲國當此板蕩危急之日豈合循私而廢法乎軍律至重國典

甚嚴古之人父子兄弟尚不饒貸况人君執天之道
行天之健乎卽今金慶徵瑬之子也張紳維之弟也
李敏求聖求之弟也以此之故而雖欲寬貸其於
廟社之震怒何其於臣民之憤惡何噫敵兵聚十以
少船渡江而不發一兵先自遁逃使水陸軍兵潰散
二百年 廟社一朝淪沒至於 嬪宮王子俱陷於
兵塵男婦老弱盡入於屠戮則死而冤鬼生而孤獨
悉徹蒼穹恨結厚地此三人者 廟社之罪人臣民
之仇讎論以國法軍律參以人情天理萬無可生之
道請金慶徵張紳李敏求按律定罪正以慰 廟社

之靈下以答臣民之憤云云厥後又上疏盖明大義
也其言略曰所謂大義者三綱之倫五常之序棟樑
乎宇宙柱石乎生民捨此則人類禽獸中國夷狄不
可一日廢者也 殿下於華夷之辨尤加嚴謹壬午
信使之來不許强弱斥絶和議雖或不幸受禍至於
屈服 皇朝貢路不可便絶伏願 殿下回日月之
明霈雷雨之澤謝罪 天朝覃恩直臣示哀痛於國
內曉諭忠於天下使知惓惻不得已之意則大義終
不泯矣昔張重華歸晉李顯忠歸宋前後綱目特筆
書之彼生夷狄之域而猶篤尊周之誠況我二百年

臣事之邦義則君臣恩同父子於戲其可忘乎云云
先生憂國愛君之誠內夏外夷也義溢於肝肺而發
之爲言則其疏章之頻數蓋不得已也而於此亦可
見先生所養之正所言之公也先生以宿病卒于家
乙酉四月初四日也生於乙酉四月卒於乙酉四月
實甲子一周也朝野相知莫不聞其訃哭泣相弔以
其年某月某日葬于任實雲巖鍾山之麓慎獨齋金
先生銘其墓篆用同春宋先生之手配淑人善山林
氏通訓大夫禮賓寺副正堯立之女先先生十五年
卒葬與先生同原異塋生六男三女男長文歗次文

源次文載次文英次文啓次文中女長適士人尹砥
次叅奉楊雲擧次士人吳添喜文獻娶縣監權惰女
生四男一女男即聖著聖虎聖龜聖鳳女進士盧溥
也文源娶進士金洸女子聖老女內翰崔致翁文載
篤學世其家生員叅奉歸石洞娶佐郎崔徽之女生
三男聖獜聖真聖元聖麟夭文英娶進士楊時晃女
生金昏妻後娶縣監金端女生二男二女即聖麒聖
鸞及閔廷周權璊妻文啓進士娶士人李瀞昌女生
男女男聖憲女府使尹弘离是也尹砥生二男楊雲
擧無後吳添喜生二女先生後孫幾至百餘人不能

畫録于此嗚呼先生受氣淳朴稟質仁厚不爲崖岸斬截之行而惟以温恭謙遜自持故雍容厚重沉深詳審平居默然若無所營爲而至於臨大事當大義勇斷毅决而曾不顧利害之如何耳其語治平之道必以明天理遏人欲定尊卑立紀綱爲本而及其兵亂之際忠憤慷慨累抗疏章以發明春秋大義而終不得伸其志則又决然遂爲自屛之計累度辭職未嘗露頭面於世而卒其出處之正又如是夫嗚呼先生甲以視之則温厚君子也乙以觀之則剛毅節士也其動静語默各得其宜則此不幾合於易之時耶

先生嘗曰吾當易理忘寢忘食已嘗於馬上有所覺悟自言於口驛卒疑有問必在對也又嘗曰易學者聖人欲使人誠善補過也人能誠於爲善則可以補過矣又嘗曰孔子到乾卦顏子到泰卦天理人欲與陰陽消長同一月三十分時一分長則陰一分消自冬至至四月則全體是陽陰皆消盡是孔子也自冬至至正月則泰卦而天理主恭人欲退聽二月大壯三月夬而到乾亦不遠則可謂顏氏之庶幾者也又嘗曰東魯老陽位故孔子生而西域太陰位故釋伽生閩中少陽位故朱子生慈嶺少陰位故達摩生矣

論易之時師友皆歎服而承旨尹知敬等每延至
於街卒市童亦皆指先生曰知天之人矣蓋乎在乾
之象曰自強不息先生以之其志則在坤之象曰厚
德載物先生以之其量宏在屯之象曰經綸先生以
之養其才其所以謙遜自牧者非謙之所謂卑而不
可踰者乎其所以無言不誦者非大畜所謂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者耶其請斬慶徵之疏此非豐之所謂
折獄致刑噬嗑所謂明罰勅法者耶其案上有[illegible]
章此非困之所謂致命遂志否之所謂不可榮以祿
者耶慎言語節飲食頤之象也而先生行之恐懼焉

省震之象也而先生能之井之所謂勞民勸相先生
施也作縣輩之所謂治曆明時先生驗於推步虛受
於人先生有見於咸之象歟嗚呼先生學易深矣後
也入欲發明先生之道者舍是易而奚以哉蓋大矣
易也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極其數以
定天下也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
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
物之情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
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統之在道則爲一本散之在
物則爲萬殊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

以化育以至於日用常行之間而其爲理也至微而
至著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故先生知之明行之
篤而於居家也子舍不敢懈意於處鄕也親戚咸得
歡心於進講 經筵也延遣勝之規於退在政院也
居同僚之勝於作縣也凡百施設宜於古而亦合於
今則民甚便之以强盜之不義謂其大德君子之家
而不能侵以吏胥之無識猶以賢士大夫之說而罷
其欽其德之感於人亦如此矣斗天之生也後不及
遊於門下然先生之子石洞公即斗天之師也先生

學問言論事業略嘗寅緣得聞而只自興感於百載之下而已今先生第四子文英遣其子聖鸞請序次戌文斗天不敢孤尊丈之命不獲辭也噫先生道德之義學術之明不可一二舉只取所聞之萬一書之又纍括如右崇禎紀元後六十四年辛未五月後學唐城房斗天謹狀

昔在丁亥間先君草構王考狀眷巖金公修潤之慎齋金先生銘碣焉當時金先生有病憂先君急於屬筆前後事實有不得其詳厥後京鄉士大夫傳誦說話狀中所未錄者亦多矣先君更求當世

知言者筆欲補遺事而沉痾累年實未暇焉志不克就奄棄諸孤不肖聖真竊痛遺意之未申深懼先德之無傳也歲辛未夏季父以先君意屬諸房斯之斗天氏斗天氏亦知先人之志拳拳於斯也乃據實補漏又編一狀實非爲疊床架屋而要以參衆論發幽光者其亦多矣元狀既未該悉故不復更錄而今以此狀行之且識其續成之事俾後孫有考焉辛未九月不肖孫聖真謹書

墓碣銘

今 上初載懋學時敏侍講諸臣皆人英也間有一

後進早備　顧問最得學士之職公英人也惜乎未
盡其用而天嗇其年奧以乙酉四月寢疾不起甲子
僅一周任實鍾山之麓是其藏也旣公之胤文載踵
余門請銘曰謹具嚴牲石以須固辭不獲按狀公諱
尚馨字德先氏分璿系我　恭定大王第二子曰孝
寧大君補即公七代祖也高祖諱璿孫茶山正後
贈君曾祖諱渾　贈承政院左承旨祖諱慶流考諱
昱皆隱德不仕妣長興任氏士人大英之女高麗太
師眞敬公懿之後公少聰敏從李公六芑學專心經
傳大爲李公所歎賞旣長淹貫諸書以及陰陽理氣

尤精於易學戊申丁外憂服闋中壬子司馬天啓乙
丑捷大科入成均館戊辰冬陞學錄（三年）以假注書入
侍　筵臣鄭經世張維等一辭薦稱公有經學　上
即命參講問以尚書朞三百璿璣玉衡註及潮汐之
理因錯舉他經疑義公隨問響答剖析無難　上色
悅之既退遣中使追問公世閥與父業如何皆無前
異數一時榮之翌年正月拜侍講院說書五月陞司
書俄移禮曹佐郎自是華問彌大庚午拜司諫院正
言遞爲典籍歷兵曹佐郎正郎轉司憲府持平還文
學兼春秋館記注官既由直講尋爲正言知製　教

辛未便養陳乞出監玉果縣尋遞甲戌毋夫人卒既
免喪即拜弘文館副修撰䟽辭仍條陳君德時弊皆
傅以經義 上優納之未幾值虜兵猝迫邑 駕入
南漢城上劄論諸將逗遛無獻城守之策丁丑病遞
旋陞修撰又劄論江都失守三竪因斥兩司附勢緩
論狀不省移病下鄉復拜修撰不赴䟽陳急務移授
持平又上密䟽皆救時之藥石也戊寅尋拜校理掌
令病不就冬除輔德當赴瀋陽不敢言病即舁就職
朝廷悶而遞之己卯授司諫校理回旱災進言累轉
兩司玉堂春坊病還鄉庚辰又以執義赴 召五月

復還鄉病深屢承　召未赴辛巳猝瘆痹沉痼移歲
拜除執義終不得進每有　命只朝服加紳嗚咽涕
泣而已公天性仁厚不爲崖岸斬截之行惟以眞實
不欺爲本謙恭自持耻言人過人無大小咸得歡心
早耽經術見知於　上卄載帷幄　恩遇異常可見
稽古力也公配淑人林氏善山名族禮賓寺副正克
立之女先公十五年卒與公同原異塋男曰文獻曰
文源曰文載生員即請銘者曰文英曰文啓女適幼
學尹砥次幼學楊雲峯次幼學吳添喜文獻及次兩
文皆早歿文獻四男一女文源一女文載二男文榮

一女文啓一女尹碩一男吳添喜二女皆幼銘曰
浴蘭兮沐芳我衣佩兮旣潔 固同氣其必合兮
亟晉於晝日 豈若是章句者兮奏肯綮兮刀響
砉 不通經果何用兮尚推行其所學 胡然天
奪之速兮吁嗟乎今也則亡 我撮迹兮鑱之石
石兮千秋萬歲兮其永圖
崇禎二十二年己丑正月日通政大夫承政院右承
旨兼 經筵叅贊官金集撰
同春宋先生書碑面曰
皇朝陪臣弘文校理李公尚馨之墓

墓誌銘并序

南方學者咸推天點李公公 仁祖朝講官學行稱

深老長於易云我 太宗大王別子曰孝寧大君諱補

是後瑞原謹案高林諱薰泰山諱璿孫仍三世叢

公考諱昱泰山之曾孫以孝聞親喪躬負土成墳生

長興任氏大英女公八歲避兵嶺南華人相之曰大

人也未冠從李活溪六邑受經書發憤忘食覃思

踐餘力貫穿諸家晩又遊沙溪文元先生之門先生

歎其敏學壬子司馬乙丑及第補成均館一日攝

席入 講筵愚伏鄭公經世谿谷張公維咸推公

學 上命各講問以尚書朞三百璿璣玉衡註及潮
汐之理仍及他經疑義公應如扣鍾及退 上使中
貴人問李某世閥如何尋拜侍講院說書還司書移
禮曹佐郎拜司諫院正言遞為典籍入兵曹為佐郎
正郎改司憲府持平由文學為正言者每知製 教
乞養為玉果縣監丁母憂既言拜弘文館副修撰 上
疏陳修攘之策以正君心為本辨君子小人為得人
之要丙子虜兵犯京邑 駕入南漢為督戰御史 上
劄論守城方略且請諸將逗遛之罪下城極言金慶
徵張紳李敏求罪可誅而兩司附勢廢法旋移疾南

歸復拜修撰移持平密疏言大義者三綱之倫五常之序捨此則人類禽獸中國夷狄不可一日廢者我邦二百年臣事 皇朝義則君臣恩同父子於戲其可忘乎今雖不幸至此 皇朝貢路不可便絕亟宜示哀痛於國內暴誠忠於天下使知惻怛不得已之意不報尋除校理掌令皆不赴冬除輔德當赴瀋陽公病甚自載入都尋免爲司諫校理又兼春坊復以疾歸庚辰 仁廟以執義一赴 召是後屢除官不就有 召命則加朝服涕泣而已病中惟觀朱子書有時掩卷噓唏其微意可知也公諱尚馨字德先

平俱乙酉公敦厚縝密謙以自牧不言人過惡溫然
君子人也至臨大事守大義確然有不可拔當進退
出處之正其有得於易之時義歟公嘗曰陽一分長
則陰一分消天理人欲亦相為消長孔子到乾卦顔
子到泰卦又曰易著聖人欲使誠善補過也人能誠
於為善則可以補過矣是以其學一以真實不欺為
本在政院時譯易尹承旨知敬等輒起拜之配善山
林氏副正克立之女先公十五年卒葬于任實鍾山
五男三女男文獻文源文載參奉文英文啓進士士
人尹砥參奉楊雲擧士人吳添喜其婿聖耆聖虎聖

龜聖鳳長房出二房一女爲持平崔致翁妻聖麟聖
眞聖元三房出聖麒聖鸞四房出五房男聖憲[illegible]
肯尹弘爲曾孫頎根　朝廷徵爲世子諮議[illegible]正亦
世其學愼齋先生嘗作公碣文後公孫文載摭其遺
事請房叅奉斗天成行狀矣頎正來乞幽堂之誌余
亦慕公名行者爲之銘曰
長陵御極耆俊盈廷　公趾其間珥筆談經　衆賢
推轂　王曰誰子　太支于南三世不仕　玉堂深
嚴乃處宿儒　蒼黄執靮慷慨提抱　孤城三板地
裂天傾　公曰於戲敢忘　大明　相彼流水亦流

于東 徵公一言噫吾其戎 雖言不行義則日星
伏枕幽吟山樣隱苓 維易有象進退偕時 含
章守貞公實以之 豈必籯金後孫其承 我銘其
行百世于徵
崇禎後再戊申夏 三州李 綷述

墓碣銘

天默李公既卒也三年慎齋金文敬公銘其碣而同
春宋文正公書并篆其闡揚而發輝之者甚盛斯可
以徵信於後代矣盖公登司馬時兇黨倡廢母論公
與同榜宋致中數人上疏力斥不見納遂廢擧從沙

溪金先生學專心爲己　仁廟撥亂後復應舉登第
丙丁之際時事艱棘公在玉堂疏陳修攘之策而以
正君心爲本辨君子小人爲得人之要屢難從以從
撰密疏言立大本振大綱明大義行大公四條其爲
說俱切中時病而其論明大義則有曰大義者三綱
之倫五常之序捨此則人類禽獸中國夷狄不可一
日廢者我　聖祖倡此義而回軍扶植維持我　殿
下舉此義而撥亂彝倫復明雖不幸至此　皇朝貢
路不可便絕而間使陳奏亦比闕焉恝然無憂有若
自絕我邦二百年臣事　皇朝義雖君臣恩猶父子

於戲其可忘乎宜示哀痛於國內暴誠忠於天下使知慘怛不得已之意嗚呼當是時公之一言炳如日星足以有辭於百世而凜乎其不可及也後又屢除官不就病中惟觀朱子書有時掩卷噓唏其學尤深於易嘗曰陽一分長則陰一分消天理人欲亦相為消長又曰易者聖人欲使誠善補過也人能誠於為善則可以補過矣是以一以真實不欺為主臨大事守大義確然有不可撓者進退出處之正其有得於易之時義歟公沒後鄉之士建祠南原參溪而俎豆之禮有遺集行于世 今上丙子特施尓和臣別

恩贈弘文館副提學遣官　賜祭其玄孫生員熿
請記公事行之未載於原碣者不佞辭不獲已撮記
之如右云
崇禎記元後三乙酉四月日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
中樞府事致仕奉　朝賀俞拓基撰
六代孫命欽書

墓碣銘

先生諱尚馨字德先號天默齋孝寧大君諱補七代
孫生于萬曆乙酉八歲避兵安東唐人見而異之曰
東方大人生矣壬子中司馬癸丑與同榜六人抗疏

斥金墉議不報遂廢棄業與六人放浪湖山自號七狂後人圖其跡　仁廟甲子登文科學于沙溪金先生先生稱人敏學必以先生爲首谿谷張公愚伏鄭公咸薦先生經學自　上命侍講詢丁卯虜亂傳檄舉義丙子冬以弘文副修撰扈　駕入南漢即拜督戰御史晝夜巡城矢石當前人或勸其少避先生叱曰臨危苟免非臣道亂已首發江都三帥按律啓又疏請通信　皇朝不報嘗會廟堂崔相問當時急務先生即答曰斥和臣旣縛送虜中媾和臣當縛送皇朝時急務崔相默然即解官南歸累召不起臨終

誡子孫㫆書丙子以後官卿同春宋先生題墓碣前
獨齋金先生記其陰陶菴李先生誌幽堂寒水齋權
先生序文集 英廟丙子特施作和臣別 恩贈副
提學遣官 賜祭漢湖俞相國復諱于後碑 純廟
丙子又遣官 賜祭 哲宗乙卯 賜謚嗚呼先生忠
蹟備載諸先正贊揚不敢架述畧記 朝家前後褒
報使後人知之
崇禎紀元後五庚午三月 日七代孫通政大夫敦寧
府都正會豐謹記

九代孫潤儀謹書

蓼溪書院奉安祭文

天相吾東文運丕新儒賢蔚興代有其人繄我先生
尋泝洄源沙溪正脉石潭緒論循循實踐力久眞積
光景昭融田地平直德宇天成表裡如一平生用功
尤邃於易觀象玩辭取以爲則隨義進退與時消息
昏朝倫斁幾年屛跡到得河清乃見龍德遺膝 講
筵一心啓沃象理肯綮應 旨剖析遠扈園城旋手
試力議臣語窮敗將膽落尺疏扶義炳若日星讜言
不伸卷懷居貞所遇而安身屈道亨壽切吾世澤流
惠後風聲攸暨士林增慕崇以爼豆薦玆芬苾同道

共廟兩賢齊列矜式有昕永世無鈌

釋菜祝文

德宇天成學有淵源沙溪正脉石潭緒論手扶名義

氣凛霜日宗師所尊百代可述

輓詞

執義名聲之人稱博洽才眈經能獨究游藝又兼議
一病悲時命三年莫往来湖南地靈耆舊古有餘哀

禮曹判書金　堉

學究先天早着功　聖朝經幄遲悬轍青蒲數進期
替語白首長懷耿耿忠一卧𤸃瀆從此别幾年湖外
阻高風追尋舊跡渾蕭索金栢寒聲落照中

吏曹判書李景奭

晚擢高科綴鷺班幾年簡珮扣　天閽心遵前哲經

書裡跡近 感顏咫尺問臺閣論思方倚重丘園將
息早投閑可憐千古存亡恨永隔湖南萬疊山

副護軍金 集

南州從古盛儒臣践履推君第一人正義幾陳開卷
日直聲多擅伏蒲辰研朱深究後先學絶韋能通二
五真賢者亡天喪我白頭遥望倍沾巾

完山李 棨

南紀遥傳訃驚心伐木詩斯人難再見世道入深悲
夢到烏臺畔身遊白玉墀向来含感意留與四郎知

戶曹判書尹履之

百子諸家貫天文地理俱世方驚遂學天忽閲眞儒
風雨朝朝暗山蹊日日蕪傷心講筵上無復見淳夫

長寧君曺文秀

昔直春坊晚識君清宵秉燭細論文乾坤奧義窮搜
到性命微言實飽聞世路蓁蕪知己少湖山寥濶隔
年分天涯竟阻生芻哭南望題詩淚滿雲

兵曹判書呂爾徵

光沉箕歎向山丘萬事惟看逝水流華屋眼中君不
處沈痾身上我將休卷違楊柳成烟好班遜簪纓共
宦遊廉藺交期九泉路暫時相別莫深愁

嶧溪崔 斉

東方李世大儒生學貫天人見道明玉署論思香案
近書齋問難聖經橫縱陛三品寧酬德更有羣兒不
墜聲湖外白雲空八望無緣執紼淚雙傾

大司諫尹 綷

何幸當年御李君盍聞吾所未曾聞章縟獨悟義經
旨氊席兼通帝典文最恨中間消息斷那知一別死
生分歌成薤露憑歸使淚盡南天日暮雲

承政院右副承旨李 㬌

一世皆蒙學術精獨有公玉堂仙吏望臺省諍臣風

久病南湖外終歸九地中平生敦厚義千里濟難窮

司直李之恒

毅然而人莫敢侮敢侮者歎漢也油然而人莫不愛
不愛者宵人也身若不勝衣而處臺閣則是以犇烏
孟之任言若不出口而談道術則是以摧髡衍之鋒
嗚呼孰謂以如此之才與德而奄忽遘癘中道以歿
使我老於同里而不得東阡南陌之過從也耶

㠉梁崔 溫

我丈時英特天資出流俗讀書破蘊奧燦然大義闢
處世惟忠勤溫然禀質卓閒苑儀峻步栢府抗風節

江湖幾處憂泉壤未歸覰世上萬事非人間六隱促

芝蘭既并茂餘慶自對德

南原府使閔光勳

草野當年 萬乘前天機妙處說窮玄滿 筵學士

皆鉗口一代恩光莫比肩世事忽捐衰病裡精靈應

傍水雲邊幽明正値興亡日添郄山陽淚似泉

持平李起浡

鵠立清朝第一流十年 經席渥恩優論思共惜逢

時晩江漢終悲卧病秋留與雲仍餘慶在是知儒雅

故人荒陪遊京口還如夢獨向蒼天哭白頭

正言黃暐

覺得天行妙名登紫極知爵蹐華顯日年近老成時
一疾頻聞痼重泉竟作悲隣江高四尺何處可相隨

禮曹正郎李興浡

痛矣君先逝如何我獨遺他人吾不識惟子是相知
遊記初逢日云當弱冠時交期在一笑心事得雙眉
有意相先獲出言兩不違追隨如影響和唱似塤箎
風雨山窓下雲烟野水湄論文朝愔愔言志夕怡怡
以謙容爲友多聞視若師簪適各有命聚散若無期
雖有經時別何曾隔歲離沉沉嬰二豎忽忽過三朞

仁壽終無賴杞綏竟不爲依俙梁上月彷彿夢中儀
隣笛悲難勝雅琴奏爲誰衣沾今日淚篋有去年詩
學博唯恐愼才高行亦修玉堂持正義烏府辨羣疑
臺閣風猶在巖廊器未施歲寒無限意非止哭吾私

扶寧金　玖

猗猗仙李盤根大柯葉布覆青丘内爾來二百六十
年華公名徹知幾輩兒是孝寧多賢孫公乃大君之
七代天資醇厚近道眞辭氣雍容遠鄙悖早歲窮經
志已㓜自擇嚴師質疑晦聰明勤苦衆所推出入諸
家蠢滯礙剖得器深藏待時來蓋策昵向明庭對羣公

之薦達　聖聰立登青雲鳴玉珮銀臺玉堂　翰光
栢府薇垣諫疏在潘輿綵服晨榮養武城牛刀勤勞
徠險阻艱難幾備嘗奉公惟知盡忠愛方當晉陽狼
狽時瀝血籲天辭慷慨五旬危陣三尺雪至今想得
心獨碎憂時轉輾抱沉痾辭組初非因老退寧知華
篇竟無頹倏忽光陰六十載路人聞者共嗟惜何況
親知悲可耐鯫生昔在童子日濫抱羲經荷勤誨芳
鄰章杜講高風媚好潘楊去俗態幽明容易永相隔
篤來好事知難再公之兩孫我外孫教養期無替
巖雲水縣西鍾巖側福地先歸是賢配近津釣會卜

玆辰夙駕靈輀攀不逮含哀强寫尺紙輓洒淚虛床一觴酹

前寮訪崔徽之

結交今記甲辰秋四十年來兩白頭君籍桂林拱北極我蟠泥滓滯南州平生襟抱誰相似此日塊車挽不留惆悵一般清意味九泉應與邵翁遊

浪洲金之純

跋

夫我東休明之運碩德醇儒蔚然一世擬濂洛之羣哲邁蘇湖之諸彦然學問節義文章或有品差而才稟絕流離倫通達兼備其惟我 天默先生乎渾乎天成之偉器倬爾間世之才德樞衣於 沙溪先生之門經學醇篤績密踐履之工鏘然金玉釋褐於 仁廟改玉之日啓沃隆深抗直規諫之義昭乎日星乃其蘊於中而發於外者歟癸丑之抗疏丁卯之倡義丙子之斥和已悉於 滇遂陶諸先生之贊揚不肖憒愚何敢贅說哉蓋 先生遺稾多失於丙丁兵燹掇拾略干篇以編本集伊後 列聖朝褒

贈謚祭之文牒迄未補漏去年春族弟賢儀嶠寓還故收

抄遺狀示余以續録云闡幽發晦有時而然歟付諸剞劂

巻帙太尠矣然見鳳凰之一毛而知五色之備焉則亦奚

以多哉昔胡文定公論濂溪周先生書曰人見其書之畧

而莫測其道之大見其言之淡而莫知其味之長信乎

先生之書其亦畧而淡乎後之讀者能就其中而求之庶

知其道之大味之深矣

崇禎紀元後五戊申九代孫倖儀謹跋

校正賢儀

潤儀